

## 雪的记忆

◎西南石油工程公司 吴芙蓉

喜欢雪纷纷扬扬的，落进我的脖子里，粘在脸上，睫毛上，融化在手心里，落满了全身，落在故乡四合院由高而低的瓦屋顶上，走进院落里，落在不远处的菜叶上，悄悄地覆盖了故乡的原野，覆盖了我童年的时光。

雪是童年的美丽回忆，多少年过去了，我站在雪野里，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，一份莫名的心痛依旧清晰。多少年了，再也没遇见那么大的雪了。雪在我的童年里种下了蛊，总在纷纷扬扬的雪天里适时而动。年年的雪天里，我都看见雪灿烂的笑脸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回忆依旧没有随着记忆一起长大，我也是。外婆家院子里大雪迷茫的那个下午，雪落无声，冰冷地钻进衣领里，寒冷一直渗进了骨头里，但我没有任何感觉。雪的身姿在我的追逐声中缓缓飘荡，我终于握住了雪的手，他的手好冷、好冷啊。冷得我打了个寒颤。他就任凭我的握捏，只是淡淡的微笑，他笑得我们之间的飘雪都融化了。多少年了，这个场景反复在我的梦里出现，背景依然还是熟悉的乡间小路或故乡长满翠绿的山坡田埂。从上而下，山坡逐渐放缓，这时我会仰着头凝望天空，表达着对季节美好馈赠的感激，记忆中的思绪也纷纷应和，思绪在脑海深处此起彼伏。霎时间，小伙们的欢叫声将我拉了回来，暂时搁置了所有的思绪，看小伙伴们在大雪中相互追逐、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欢笑声连连不断，此起彼伏响彻整个山坡，一些时候，午睡的昆虫也听到了，它们就从洞里好奇地探出头来，却不料被这寒冷又给逼回暖暖的洞里了。我不跟小伙伴玩游戏，一会儿看天，一会儿望远山。常常觉得自己轻飘飘的，顺着山坡滚下去，草地上软极了，我象一片雪花，草地上连压过的痕迹都没有……就这样我和雪在大雪中嬉戏追逐着。

我喜欢坐在故乡的山坡上发呆，看着远方正在发生的故事。故乡的山其实不能算是山，山梁上一片坦途，叫山梁更准确。我望着幽壑对壑的山梁，云霞和着雾气一点点升腾，哪里有多少我尚不知晓的人和事啊，雪会在哪一片山梁下落脚吗？想到这里我就陪我和雪在大雪中嬉戏追逐着。

常言道，人至中年万事足，的确如此。整天匆匆于工作和家庭，淡然中渐渐滋生了麻木。当妻张罗我的生日时，才惊觉自己已年届五十。

生日家宴在周六。傍晚，在窗前，等在江北读书的儿女。

浓密的树荫后闪出儿子高高大大的身影，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四方盒子。

待儿子上楼进门，妻接了过去：“什么呀？”

“茶具。”儿子说，“老爸的生日礼物，和同学一起挑的。”妻迫不及待地把盒子打开，我凑了过去：一套白瓷的功夫茶具。妻把茶具拿出来，瓷还不错，算得上洁净透亮，花色有些粗糙，图案是迎客松。

有点意外，说：“儿子送我茶具。品茶养生，看来我是老了。”妻说：“你看，是松树呢，儿子希望你寿比南山不老松呢。”不由莞尔。

妻一件件细心洗净，放好，就忙着晚上的酒宴了。静坐客厅，那套茶具在茶几上，闪着莹润的光泽。这是儿子第一次送我礼物。

儿子同我一样，讷言内敛。特别是随着年龄增加，外出求学，父子间的交流日渐稀少。但倒是很小就知道在特定的日子给妈妈送一支花或是小小的礼物。我却没有这荣幸，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比较倾向于回报母亲吧。

而自己也一直认为，男人就应当是家里坚实的四壁墙，不声不响遮蔽风雨。只要家人安好，就是我的幸福。如今，一套小小的茶具，让我看到儿子长大了，一个稚嫩的生命成长起来，成熟起来，懂得回馈，知晓感恩。而他，是我生命的延续，因为我，我的生命充实而丰盈。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幸福的事情。

入了痴病的假想中。朝霞从东天一点点抖撒出来，染红了云朵，染红了山野，染红了村庄。天空那牛啊、马啊、狗啊、河流啊的云块都生动起来，慢慢地霞光万道，山风拂在身上，贴着肉，沁凉地舒服。我的身子变得越来越轻，已经飞进霞光万道里。我看见两只公鸡在竹林边啄来啄去，战争异常惨烈，鸡毛四散飞落，旁边的母鸡们如熟视无睹，咯咯咯叫着，低头在草丛里觅虫子；黄昏时分，小伙伴趁田婆婆不注意，偷偷溜进南瓜地里，割掉了田婆婆看护一个大葱的青草；对面的山林里，传来伙伴们嬉闹的笑声……我越飞越高，身心说不出的轻松。我又看见了雪，朝朝我微笑着，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，还有跟在他身后奔跑。总也没有长大的我。渐渐地，眼前的影像迷雾在纷纷扬扬的大雪里。

青春里，在那个雪天，不顾一切的我奔向茫茫雪野，奔向彻寒的严冬。四野静谧安详，只有雪，轻盈地、不由分说落在我的身上，落进脖子里。雪覆盖了一切，回身身后深深的脚印，我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心一点点被拉疼。在漫天飞扬的雪里，过往的记忆一点点浮现在眼前，沉睡在时光里的微末细节。那个坐在山坡上看流云忘记了回家的少女，她曾经多少次小心翼翼的路过，暂时搁置了所有的思绪，看小伙伴们在大雪中相互追逐、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欢笑声连连不断，此起彼伏响彻整个山坡，一些时候，午睡的昆虫也听到了，它们就从洞里好奇地探出头来，却不料被这寒冷又给逼回暖暖的洞里了。我不跟小伙伴玩游戏，一会儿看天，一会儿望远山。常常觉得自己轻飘飘的，顺着山坡滚下去，草地上软极了，我象一片雪花，草地上连压过的痕迹都没有……就这样我和雪在大雪中嬉戏追逐着。

我去过婺源，去看中国最美乡村的油菜花，那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底蕴深深的吸引着我。清风徐来，阵阵油菜花香扑鼻袭来，情不自禁的想到了故乡那令人魂牵梦萦的油菜花。贵州安顺，这里每年都要举办观赏油菜花节，看着村寨四周那一片又一片的油菜花地。黄金般的油菜花朵朵骄艳，在微风中翻涌着、荡漾着，洋溢着着黄金般的涟漪。看着油菜花在大风中卷起无数个泼金溢彩的金色漩涡，仿佛我就站在金色的海洋边，花香怡人，陶醉在这金色的油菜花里，流连忘返。看油菜花的最佳时间是在二月中旬每日正午，那时的油菜花在太阳在照耀下格外娇美，在故乡特有的喀斯特地貌村托下，将视角定格在层层叠叠的梯田里，油菜花组成的图案在微风的轻抚下变化多端，格外美丽。

瞧，麻雀雀跃在油菜花间嬉戏着，勤劳的蜜蜂在花瓣上忙碌着吮吸花蜜。

突然从梯田的脚下吹来阵阵春风，一头扎进油菜花里，赶着花儿一浪一浪的，就像是在像我招手。花瓣零落，发出阵阵欢笑，蜜蜂和鸟儿“嗖嗖”的飞起，春风惊扰了它们的勤劳。

油菜花是故乡发展的火苗，是无边的壮锦，是漫溢的春光，给故乡的田野带来了生机，也给故乡带来了金色的发展。我试图给故乡的油菜花填上一些诗意的牵强，却发现诗人热衷于赞美馨香四溢的茉莉，歌颂表达爱情的玫瑰，挚爱富贵典雅的牡丹，崇敬不畏严寒的腊梅，

瞧，麻雀雀跃在油菜花间嬉戏着，勤劳的蜜蜂在花瓣上忙碌着吮吸花蜜。

时光匆匆，多老套的话。可就是这样的感受，那些舍不得的日子，就这样不经意间，在指缝间溜走了。斑白了双鬓，浑浊了双眼，我们用昭华岁月换来了儿子的青春。我们也将将像我们的父母一样，在儿子上日渐高大的身影中一点点老去……

想起正在读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《目送》：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：不必追。”

我们追不上远去彼岸的父母，也渐渐无法企及高飞的女儿。我们站在路途的中央，一头是悲伤无奈的不舍，另一头，是喜悦却怅惘的放飞。

这就是人生吧，在悲喜交集中，走过四季流年。

默默品茶，也似在品味心境。漫长的时光里，有苦涩，更有甘醇。幸与不幸，快不快乐，其实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，或是亲人的举手投足间。

感谢儿子，你的成长与成熟，你的念和参悟，是我今生收获的最大的成就，最远的快乐，最饱满的幸福。

年味不置可否得越来越淡了，生活也越来越好了。比起二十年前，现在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当时所不能想像的。当然也有很重要的一点，你过了太多次的年了，已经鲜有惊喜和新鲜。

既然大家都是轻车熟路的在过年，我就说说那些还对过年懵懵懂懂的岁月。

年更多的是北方人过的，或贫穷或严寒的原因，也或是其他原因。脑子里那時候的画面好像没什么色彩，都说老照片色彩暗淡是因为褪色了，我总是觉得那些泛黄的暗淡的色彩就是当年隆冬的颜色。夏天也有绿油油，但是冬天就单调了：世界给你的只有白茫茫的雪，和炭黑色的大地土壤，人们的颜色是军绿的旧衣裳和黑灰色的旧衣裳。阳光高照的日子总是鲜有，更多的是风雪蔽日的严寒。幸好，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有一铺温暖的火炕。

村北的小河的冰面越来越宽，学校围墙后面的雪被北方吹的和墙一样高，翻墙就像走路一样自在，可学校里除了冰冷的椅子和紧锁的门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对了，还有墙内光秃秃的杨树，像一株株铁丝编织的扫把，直直的指向苍蓝或蔚蓝的天空。孩子们在寒假，农夫们在猫冬，这一切都在指向一个节日，春节。这冷的伸不出手的时日里，粮食进了仓，卖了钱，鸡鸭身上都攒满了脂肪，留着过年杀掉的那头猪也开始要

# 故乡的油菜花

◎西北油田分公司 谭玺

我曾去过婺源，去看中国最美乡村的油菜花，那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底蕴深深的吸引着我。清风徐来，阵阵油菜花香扑鼻袭来，情不自禁的想到了故乡那令人魂牵梦萦的油菜花。

贵州安顺，这里每年都要举办观赏油菜花节，看着村寨四周那一片又一片的油菜花地。黄金般的油菜花朵朵骄艳，在微风中翻涌着、荡漾着，洋溢着着黄金般的涟漪。

看着油菜花在大风中卷起无数个泼金溢彩的金色漩涡，仿佛我就站在金色的海洋边，花香怡人，陶醉在这金色的油菜花里，流连忘返。

看油菜花的最佳时间是在二月中旬每日正午，那时的油菜花在太阳在照耀下格外娇美，在故乡特有的喀斯特地貌村托下，将视角定格在层层叠叠的梯田里，油菜花组成的图案在微风的轻抚下变化多端，格外美丽。

瞧，麻雀雀跃在油菜花间嬉戏着，勤劳的蜜蜂在花瓣上忙碌着吮吸花蜜。

突然从梯田的脚下吹来阵阵春风，一头扎进油菜花里，赶着花儿一浪一浪的，就像是在像我招手。花瓣零落，发出阵阵欢笑，蜜蜂和鸟儿“嗖嗖”的飞起，春风惊扰了它们的勤劳。

油菜花是故乡发展的火苗，是无边的壮锦，是漫溢的春光，给故乡的田野带来了生机，也给故乡带来了金色的发展。

我试图给故乡的油菜花填上一些诗意的牵强，却发现诗人热衷于赞美馨香四溢的茉莉，歌颂表达爱情的玫瑰，挚爱富贵典雅的牡丹，崇敬不畏严寒的腊梅，

瞧，麻雀雀跃在油菜花间嬉戏着，勤劳的蜜蜂在花瓣上忙碌着吮吸花蜜。

连续好几年，我都想写一篇有关街头春联的小文。但我不得承认，面对满大街的形式金碧辉煌，张扬热烈，内容千篇一律，毫无特色的纯商业化春联，我已失去写这篇小文的信息和勇气。

恕我多管闲事，看着满大街醒目但刺眼的商业化春联，我总在想：我们过去自撰自写，各具特色的传统手写春联，怎么消失的难见几幅呢？商家店铺买春联、贴春联，也要思忖一下自己做的什么买卖吧？卖猪肉的也敢贴日杂店的春联，服装店却贴着家居春联，理发店、家具店、五金店、油漆店、手机店、糕饼店、水果铺、蛋糕房甚至大超市，就连多少还沾染些书卷气的新华书店，通通贴着清一色的“发财”、“祝福”之类的春联。也难怪商家店铺千家一面，“情投意合”，因为卖春春的卖的全是一路货色，别无选择，爱买不买。除了春联内容不敢恭维，就是春联的书法也让人大跌眼镜，不知是哪路“半瓢水”书法家的“墨宝”，蹩脚糟糕，不论不类的字体也敢用大红烫金字印出来，满大街地铺排，满大街地招摇，刺激着人们怜惜传统文化逐渐式微的神经。

说起当今很少有人会写春联，又和我们现在仅在校大学生就有好几百万，每年又毕业好几百万的文化大军形成悖论。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学生，用过去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家底，那么就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提笔为自家写几幅别具特色的春联呢？哪怕是“比胡芦画瓢”也好啊！现在的年轻人，头脑敏锐，思想开放，行为超前，但凡时尚新潮的生活娱乐方

## 故去的年味儿

◎北海炼化 楚奇文

吃好饲料了。最开心的，也是让大人最开心的就要属冰天雪地里的孩子们了，冰雪给大家带来无尽得寒冷，同时也是无尽的欢乐。所有的游戏都围绕的冰和雪展开，且不说打雪仗这样的喜闻乐见的项目，冰上的爬犁，冰上陀螺，还有你们无法想像的雪下地道战：在厚厚的积雪下面，有很多条孩子们挖的“地道”。有时候大人也跟着凑热闹去地道里弯腰转转。没有人担心雪会沾湿衣服，干燥寒冷的北风不会让雪融化，要么冻结，要么蒸发，要么就把人冷得乖乖的待在家里，等着热乎乎的酸菜，还有香喷喷的今年新磨的大米。

这样的欢乐从小年腊月二十三一直持续到年后的正月十五，在年三十晚上是一年最重要的时刻了。冬捕的鲤鱼又大又肥，从年三十一一直吃到年初一，寓意是连年有余。不管是酸菜馅儿芹菜馅儿，亦或是萝卜馅儿三鲜馅儿，饺子一定要包的像个元宝，这样才能找能招财进宝。爷爷会跟我说，如果我包得饺子不好看，长大就娶不到漂亮得媳妇，我只好认

还真的学着包个漂亮饱满的饺子。煮饺子也有学问，一定要煮破几个饺子才行，饺子撑破了肚子，人就能吃饱肚子。那时候东北冬天里饮食挺单一的，除了冬储的萝卜白菜，几乎也就没有什么绿叶青菜了，肉团子一般的饺子就成了唯一的美食和期待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来对饺子情有独钟。

尽管生活条件还略清苦，但是无论贫富，一挂长长的鞭炮必不可少的，虽然没有攀比，但大家好像都觉得鞭炮放的少了似乎很没有面子一样，从黑白电视机里面春晚刚刚开始，全村子就没有安静过，一波赛过一波，一浪高过一浪的噼里啪啦起来。这时候爸爸会让我拿着搪瓷脸盆绕着我家湿润的草房子走上一圈，还要边走边敲打脸盆，于是我就快乐的叮叮当当起来，敲掉了瓷也没关系，只为吓走不吉祥的东西，求得明年的安康。

守岁于我来说是个难熬的差事，吃了一肚子饺子之后迷迷糊糊还睡不着觉我总是略

## 方寸斗室的遐想

◎安庆石化 陈文华

渴望拥有一套宽敞明亮而又舒适的居室，这样的想法与我而言，由来已久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，父亲和母亲成亲，便将家安置在了北门小街大杂院里的一间简易房里。在我们姐弟三人相继出生后，勤俭持家、吃苦耐劳的父母，便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盖了一间房屋。父亲与母亲住在上面，我们姐弟三人住在下面，母亲还在我们两张床之间拉上一盏油灯，我们三个孩子便围着一张桌子开始埋头写作业。母亲在一旁飞针走线地陪伴着我们。那昏黄的灯光拉长了我们的身影，也温暖了我的童年时光。

童年的我更喜欢夏天的时光。由于房子小，暑热难熬，忙碌了一天的父母一回家便将就凉席到大门口临街摆放，之后饭菜就端到凉床上开始了晚餐。淘气的我们，常常东家一口菜西家一口汤地将晚饭在父母的叫唤声里吃完。洗完澡后，躺在凉床上数着天上的星星，母亲一边扇着蒲扇一边哼着儿歌：“星星啊星星多美丽，明天的早餐在哪里？……”“妈妈，我也有个问题要问星星。”“哦，什么问题呀？”想到住在街对面的小伙伴，她家已经搬到楼房里去住了，我便眨着眼睛说到：“我要问星星，我们家什么时候能住上楼房？”妈妈一边哄我睡觉，一边自言自语道：“会的，会的

……”妈妈的话语一直呢喃在我的梦境里。只是这梦境太长太长了，梦里的愿望，也潮湿了我童年的眼角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安庆石化的福利好，待遇好已经在安庆市广为传播，成了家喻户晓的谈资。谁家有个人在安庆石化上班，会让邻居们啧啧羡慕不已。高中毕业的我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直接上石化技校。能够让父母过上好日子，这便是我心里的小小愿望。

## 令人怦然若失的春联

◎河南信阳石油分公司 郭祥

联、送春联、贴春联等春联文化衍生出来的神话传说、文化故事、才子佳人、婚嫁佳话如星汉灿烂，不胜枚举，引人入胜。小时候过年同样贴春联。那时的新华书店也卖春联，春联很朴素，价钱很便宜，没有现在的花里胡哨。但很多机关单位、工矿企业、医院学校和家庭，还是自撰自写春联，而且春联内容雅致，行业特色突出，家风家规彰显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“接地气”。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，小时候我有新年期间看春联、记春联的爱好。正月新春拜新年的途中，我喜欢挨家挨户地看春联，遇有别致的春联，就会用小本子记录下来，学习备用。记得父亲的电影院曾贴过“影院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，银幕乃工农商学兵教育舞台”的春联，我感到极具时代气息；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母校食堂的大厨，其大门贴着“蒸炒焖炸烩杂煮样样精通，鸡鸭鱼羊猪牛兔盘盘精致”的自撰春联；当然，那年月没有怎么多的好东西囤口福；二月初二剃龙头的时候，理发店的大门还张贴着“进店来乌头宰相，出门去白面书生”的春联；“文坛百花齐放，艺苑万紫千红”则是故乡剧院曾贴过的春联；我参加工作以后，每年要为供职的百货公司撰写十多副春联，公司大门曾贴过我的“大作”：“万紫千红满店春光皆锦绣，诚实守信文明经商通四方”。

有不满，爸爸就抱着我，哄着我玩儿，找各种乐子，时不时的变出一块糖来让我精神起来，弯下腰跟我做头顶头的游戏，每次我都赢，然后告诉我，等一会儿长大一岁就更有劲儿了。我玩开心了，就不困了。

年夜饭爷爷要喝几盅白酒，而且每喝一口就啧啧，我想喝却不给我，我一度以为白酒是一种只有爷爷才有资格喝的饮料，也是唯一一种爷爷不舍得给我的好吃的。大家都是让爷爷先动筷子，但是爷爷让我先动筷子，于是我肉肉的小手用着笨拙的筷子开启了年夜饭的世界，热气腾腾的一桌餐饭，一大家子围坐一团，悬在梁上的明亮的白炽灯泡，仿佛佛亮的是整个世界，让人无比怀念的世界。

参加工作之后就再也没有过回家过年，都是错开时间回家探望父母，爷爷奶奶早已过世，爸爸妈妈被岁月雕琢的越来越像个老人家；驼背和白发，低垂的眼角，祥和的皱纹。爸爸也抱不动我了，也不和我玩头顶头的顶牛游戏了。妈妈没有了以前的犀利和威风，只是在电话里一份叮嘱重复了一遍又一遍。日子越来越好，年味越来越淡。这也是一种进步，是被时光逼迫的不停脚步，时刻要我们紧迫去孝敬父母。过去的时间去了哪里，谁也没找不回来，余下的日子还有多久，谁也不知道。